

史記評林

八

特56

3

館新編會育教本日大			
五	四		二
○	四	三	九
册	號	架	函

第五卷西號

003278-008-2

特56-3

增訂史記評林

凌 稚隆 / 編

M2

ACC-1641



史記評林卷之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項羽本紀第七

黃震曰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已過矣然既君之而文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索應劭云相水

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

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預

縣西北七十里秦縣反字羽籍字子羽也初起時

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索隱云崔浩云伯仲叔季

父季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正義曰燕烏賢反○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殺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不同者蓋燕為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也

項氏世世為楚將封

茅坤曰籍紀中機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序

系無二迂語

正維續白節

唐順之曰不難年

月一疏敘去總佳

揚慎曰項羽紀尤

見筆友

在歟

按史訓云去卽罷也

何孟春曰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

王維楨曰二獄掾事非漫載後皆有故

倪思曰吳中子弟憚籍易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難此梁所以尤賢也

王整曰不惟部勒兵法且以習其人而陰擇之其意遠矣

王維楨曰匹夫而敢為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

按每段用以是故以此字為結局

按秦時會稽治吳故云吳中子弟

增許應元曰會稽守素賢項梁召與計事而梁乃陰誡籍于外入而斬守佩其印綬其初起與沛公異矣梁死

增言史記評本

卷一

修牙舍痛

於項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城即古項子國故

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

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

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

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乃請斬獄掾

曹外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蘇林曰斬音機

縣屬沛國○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

斬獄掾曹外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也韋昭曰

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

外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索隱

曰服虔云抵歸也劉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

伯莊云抵相憑託也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音遙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

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章

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

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

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

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

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

郡斬縣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徐廣曰爾時

正義曰守音符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

為太守○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正義曰

按言假者

兼攝之也

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

卽制人後則為人所制

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

人後則為人所制故荀子

曾子曰已平木

項羽本紀

定陶籍之天亡有以哉

王整曰籍實不知桓楚處

茅坤曰叙倉卒起

按師古云响音

按情伏漢書作

按此伏八千人

王維慎曰梁為主

劉辰翁曰此召平

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

曰制人之與為人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

桓楚為羽使懷王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

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

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响籍曰可行矣於是籍

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

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

故云數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

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

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

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

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

如淳曰徇音撫徇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

陵未能下

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案應劭曰上柱國上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

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

屬廣陵索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

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

陽縣東七十里秦東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

項羽本紀

按師古云適音的主也

余有丁曰蒼頭特起謂欲擁立陳嬰又曰陳王定死立嬰便為王定與便皆俗語

王維慎曰敘陳嬰母者見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所得奪也

按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哉亦以嬰不能為為而他人

借之以立名則異日且必見殺嬰母其慮之深矣若楚懷王心者一旦安受義帝之名卒被弑逆曾婦人之慮不若耶

按以兵屬亦以兵屬本上不如有所屬來

按紀中凡過處接上文皆用已字提醒

東陽令史

晉灼曰漢儀註云令史丞史曰丞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

陳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

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

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

為王異軍蒼頭特起也應劭曰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

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一十萬索隱曰晉灼云殊異其軍為

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

下方亂未知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

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

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

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為

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

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

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

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

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咎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

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凡六

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悲反下邳泗水縣也應

曰下邳故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陳涉世家曰秦嘉廣

陵人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

此城之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

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

○盧舜治曰：予按梁號知兵者及耶至粟而梁何以不嚴兵以待之。顧令羽別攻襄城而輕以朱雞石余樊君重當秦軍而敗也。

按羽初出即以所拔者阮太史公首次此見羽不足有為也。按聞陳王定死與上聞陳王敗走及未聞所在相應。

張之象曰：欲云范增說梁立楚後先以好奇計標目此所謂說事之端也。按增勸項氏第一事惟立楚懷王心不知項世楚將懷王立則項當終其身為驅馳增謂羽能堪之乎必不能堪將置懷王於何地乎之羽弑懷王而漢之滅羽因始終以懷王為說。是懷王之立反為漢地耳。蓋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不滅。然則項之所以失天下非增勸立懷王一事誤之耶。

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

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粟。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

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

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卒。後為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石項梁前

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

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

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索隱曰：晉灼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鄭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年

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

曰：顧著作云：固宜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

善言陰陽駟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

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昇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然則南

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

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今陳勝首事不立

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

曾丁巳平木 卷七 項羽本紀 五 修來官戲

李塗曰太史公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前一日氣魄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衰頹一日是一篇大綱領主意至其開闢馳驟處真有暗鳴叱咤之風

茅坤曰按此別叙三田本末為後張

如淳曰逢蠶起猶言逢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蜂之起交橫屯聚也。劉向傳註云蜂午雜皆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曰為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民望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

盱台。正義曰盱况于反盱以之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元父。正義曰元音剛又苦浪

父故城在兗州任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正義曰且子余反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

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

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正義曰下

趣音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

戰國策云與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賈相貿易以利也

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

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齊遂

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

按師古云三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間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間以求齊兵耳

日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邳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邾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邾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

陽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按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

正義曰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濟故名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

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琊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

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

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漢碭縣也在宋州東百五十里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

邯圍之

注有黃濟字書無濟字疑流字訛

按漢書作比至定陶

按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

按太史公復項梁起東阿救

句正見項氏輕

秦師危之故且為下文敗軍張本

按項梁事終于此

畫份曰項羽不宜自稱季父之名沛公於羽前亦必不名其季父項梁字誤也



唐順之曰著河北之軍一句是斷文

法又好更端

董份曰越懷王擁

虛器于上而能并

將羽軍易置諸侯

可謂武矣惜其終

制于羽勢重不反

卒亡其軀悲夫

楊慎曰羽甚桀牧

羊兒乃能奪其軍

將之殆倚重沛公

故

楊慎曰將驕必敗

亦不待宋義能知

高陵以書生張皇

口語何謂知兵義

帝之不振高陵為

之也

按後以魯公籍

羽本此

增穆文熙曰楚王

拜義於大將亦甚

輕易羽於此時必

有下平之意故于

救趙時竟斬之也

豈獨以其遲留哉

董份曰宋義因項

梁軍驕策其必敗

耶令王離步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邯軍其南

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陳餘為將

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

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

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

近故置令尹噴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

楚之後故置官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封為

司皆如楚舊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

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

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

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

義號為卿子冠軍徐廣曰卿一作慶文穎曰卿

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行至安陽

留四十六日不進索隱曰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扛

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

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

陽城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

善視者不自見其

睫信矣

而坐此以亾古云

高會得非驕甚乎

猛羽在內而飲酒

智矣今強秦在前

董份曰宋義之謀即亞夫委梁于吳楚之說然吳楚驟合兵戰梁地勢不可及而梁力足與持故亞夫策之而勝今諸侯烏合不可以當察而秦自戰其地又則兵益而勢甚故羽以為不如速攻兵機得失同事異形決於毫髮

凌約言曰宋義所言亦習聞戰國之餘謀耳而下令軍中斥羽則書生之大言取禍之尤速者

董份曰項羽學書無成今所見若此雖學士大夫之論亦不過是其卒能誅暴秦霸諸侯橫行天下豈獨以力哉然由此專事殺戮其亡也固宜

屠隆曰楚不終田假齊不發兵助楚兩國固有卻者義何遺于相之此羽斯義聲其罪曰與齊謀反楚也

楊維禎曰宋義之令此正指羽也羽仇其言至于矯殺

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為長濟河絕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史家多不委曲說也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

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蠱不可以破蟣蝨

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蠱大在外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

可以殺其上蠱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蝨之搏牛本不擬破其

上之蠱蝨言志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敵

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

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

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正義曰狠貪如狼

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

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守

爵故云高○索隱曰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

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

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駟索瓚曰士卒食

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也臣

贊義亦通漢書作半菽王劭軍無見糧正義曰胡

日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

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

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

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

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

營也云徇營也項羽本紀

而代此正狼羊之所為耳雖引兵渡河破秦軍使諸侯將勝行而前莫敢仰視然戰勝而驕又犯義之策項梁之必敗者也安得與寬大長者爭天下之勝負哉況又輔以居勦悍戾之大猶之在奴馭奔馬疾鞭不止以速其仆嗚呼垓下之敗為已晚矣

唐順之曰此等處有二唱三嘆之味

倪思曰梁死立敗復奪其權他屬然殺上將軍得士將軍軍中耳目固自不同以此沈舟誓

象非無本末者後人效為之非也

劉辰翁曰敘鉅鹿之戰踴躍振動極羽平生吳澄曰下三無不字喚起精神茅坤曰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

凌約言曰羽殺會稽守則一府皆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侯皆伏莫敢枝梧羽救鉅鹿諸侯莫敢縱兵已破秦軍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懼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宛然可想見也

史記卷之九

卷之九

九

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枝梧猶枝捍也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正義曰枝音之移反梧音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正義曰未得懷王命也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轉說轉精神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

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

殺蘇角文穎曰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秦將也

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

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

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

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

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

二云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澠水之目也

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

曾丁巳平水

卷之七

項羽本紀

一

參來官校

倪思曰：二世不聞  
欺議章耶者，即趙  
高也。不得見還走  
其意已決，不敢出  
故道又高。

董份曰：趙高用事  
于中，二句足盡權  
臣擅國之禍。  
柯維騏曰：秦將證  
甚明，切此耶，所以  
易動也。  
按餘料秦事適  
與欣之見合，故  
太史公下一亦  
字。

按長史欣留司  
馬門三日，及高  
果使人追之，欲  
以法誅耶，已露  
其微矣。陳餘塞  
責脫禍之語，其  
善揣情事哉。耶  
方危疑，况長史  
欣之報又先之，  
安得不懼而歸  
楚耶。

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自占大將在外危疑必如此。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

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

也。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

敢出故道。正義曰：走音奏。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

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

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

服。索隱曰：韋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馬服，趙官名，言服武事。攻城略地，

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

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浩云：蒙恬樹榆為塞也。

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漢陽周

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

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

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

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

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

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

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

兵與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何

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

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

鈇質。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非崔浩云：質，斬人楯也。又郭注：三倉云：質，莖

項羽本紀

按邯始欲約，約未成而羽使擊之，既復欲約，因糧少而後聽之。此太史公敘事，縝密處而羽之兵謀亦繫見矣。

增李廷機曰：或問項羽當滅秦之後，使項梁若在能帝，梁而為之，由乎子竊謂羽必殺梁，何以知之？梁為章邯敗死，羽界無痛梁。

之心亦無忿邯之意，分封列侯而首建章邯為雍王，則德之也。况羽以編戶殺主將宋義，以臣弑其君，義帝亦何有於叔？按邯流涕之言，即欣之報與餘所遺書情事，太史公以為言趙高四字括之，可謂約而該矣。

茅坤曰：置邯楚軍中，此羽之狐疑，不足以定天下處。

高儀曰：叙阮秦卒何等筆力，三多字可玩，多者不盡然也。

也。妻子為僂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索

隱曰：候，軍候官。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

軍，日夜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津也。淇當為湛。案晉八王

故事云：王俊伐鄴，前至梁湛。孟康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闕駟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

字又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

不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

汙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汙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汙城。酈元云：汙水出武安山東南，

經汙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北，太行山。又云：故邶城在河內縣西北

二十七里，古邶國地也。左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

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駟案

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贊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

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

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

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已盟。章邯見項

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

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

到新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三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

處。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

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

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

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

侯丁也。已平木。卷七。項羽本紀。十一。參水官裁。

王世貞曰項氏之  
阮秦也僕嬰也天  
其神六國乎雖然  
不可以訓

按楚漢春秋云  
沛公西入武關  
居于霸上遣將  
軍閉函谷關無  
內項羽項羽大  
將亞父至關不  
得入怒曰沛公  
欲反耶即令軍  
發薪一束欲燒  
關門關門乃開

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阮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滔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有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

張之象曰先着此  
二句便覺下文敘  
事瞭然

倪思曰增既知為  
天子氣又云急擊  
勿失亦愚矣

按此夜字與後  
夜字相顧且應  
旦日字

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里舊大道北下阪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沛公今事有急亡去

王維楨曰張良及問沛公是其素所畏也  
董份曰備書當時問答累數十言而沛公窘迫之情益見  
茅坤曰沛公之閉關豈其始不及與良本謀耶

唐順之曰叙問答處使百世之下如目見之

按師古云凡言為壽謂進爵也

尊者而獻無疆之壽籍謂為簿籍

增陳豨與項伯之私約即丁公之私釋也於漢為有恩於楚為不忠於法為莫赦漢王定天下斬丁公是矣而封項伯何哉

楊慎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是踴將擊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按郤漢書作隙隙與郤同

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徐廣曰鯀音七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鯀音淺鯀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秋鯀姓也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

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

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

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

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

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

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

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

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

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

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

曾丁巳年水 卷七 項羽本紀 十四 參來官裁

劉辰翁曰叙漢楚會鴻門事歷歷如目觀無毫髮滲漉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

劉辰翁曰項王為人不忍于此可見此項伯之所以敢諾范增之所以不敢怒也

楊慎曰則字文法自周書來

公莫舞公莫舞不  
必區區听亞父霸  
王百行掃地空不  
殺一端差可取咸  
陽宮殿成劫灰三  
秦城邑備殺機云  
何居勤七十叟不  
及外黃黃山紀公

莫舞公莫舞公舞  
徒為兩天命由未  
歸有德不在沛公  
生與死文莊此辭  
源憤范增錄之參  
看  
凌約言曰上已紀  
坐次至此猶不脫  
西向立三字非特  
照應有情描寫當  
日光景宛然在目  
何等劍線  
按升菴云按劍  
而踞言操劍案  
膝上屈膝以承  
劍非長跪也

王維慎曰叙會入  
衛沛公狀如見一  
字不可少  
董份曰寫會勇烈  
今猶勃然

以此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  
過接處又點出范增  
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

為仲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

召項莊正義曰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

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

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

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

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

門正義曰擁紆拱反盾食允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

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正義曰直江反噲遂入披帷西嚮立

頭目視項王正義曰頭昌真反頭髮上指目眦盡張

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

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

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

拔劍切而啗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餞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

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



康海曰：噲語即沛公語。項羽者，又即項伯語。項羽者，皆張良教之也。

凌約言曰：未有以應以伯言先入而會適授之也。

茅坤曰：前為西向，侍于此，良亦從噲坐羽之奪氣可見矣。

陳沂曰：紀中三曰：為之奈何，所以形容漢王之窮迫者至矣。

陸瑞家曰：鴻門時，項肯捨漢鴻溝，時漢却不肯捨項，故

項王為夫差，漢王為勾踐。

按君公其臣者見此。

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之士，詞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時。沛公良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內，何為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為羽之耳目者，任其出入往來，而莫之誰何，恐無此理。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難盡信哉。豈天擁護真主一時人皆迷耶？

王維楨曰：言已至軍，止羽追也。

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徐廣曰：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

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

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

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

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

通通紀成之子，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

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

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

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

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

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項王則受璧置

按楚漢鴻門之會起於曹無傷之讒故太史公敘事首曰曹無傷言於項羽及會則曰此曹無傷言以實之至還軍又曰立誅曹無傷以結之此條理精密處尤瑛曰收貨寶婦女反漢王此亞父所以大沛公而喚項王也

陸瑞家曰功名纔立便思首丘豈帝王之度哉羽所以敗也

按師古云雖着人衣冠者心不類人也

楊慎曰項王正楚王為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者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按漢書無雖字按項羽分王天下任愛憎故大史公敘次諸將功與其定封處連用故字因字模寫之

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

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項

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

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

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

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

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

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

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索隱曰言獼猴不任

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漢春秋楊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

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

曰兵初起時○止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

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正義曰暴滅秦定天下

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

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

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

○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媾解蘇林云媾和也是媾之與講俱訓和也

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

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

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王巴蜀漢中都

項羽本紀

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

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

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

正義曰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廢丘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

廢丘章邯自殺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

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蘇林曰櫟音藥。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

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翟翟。索隱曰按今鄜州有高奴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漢

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

陽者。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文穎曰

瑕丘公申陽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

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

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

後漢都洛陽改為維漢以水德忌水故去洛旁水

而加佳佳於行次為土上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

土得水而柔故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陽

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

潁川郡夏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

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

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

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立

唐順之日最錯綜却又齊整

陸瑞家曰叙中有斷井井然真良史哉

張耳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  
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  
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為邢侯左  
傳云凡將邢茅周公之胤也  
當陽君黥布為楚

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六城在壽  
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本六國偃姓  
黥之後所封也黥布亦皐繇之後居六國  
都君吳

芮率百越佐諸侯韋昭曰都音蒲河反初吳芮為  
都令故號曰都君今都陽縣是  
也正義曰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都正義曰  
鄱作番音婆屬江夏正義曰說文云音誅括

日都音朱縣名屬江夏正義曰說文云音誅括  
地志云故都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  
秋時都國都子曹姓狹  
居至魯隱公徙斬音機義帝柱國共敖正義曰將

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  
南郡改為臨江  
國都江陵正義曰江陵荆州縣徙燕王韓廣為遼

東王徐廣曰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  
都無終

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  
即墨○正  
義曰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  
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  
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濟此言臨菑誤○  
正義曰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也即古

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  
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殷時有逢伯陵  
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

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  
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田榮者數  
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

陳餘棄將印去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  
縣在潁川郡屬豫州不從入關

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南皮

曾丁巳平水  
卷之二項羽本紀  
十一參長官表

閱如霖曰歷叙分  
王諸將文勢如驚  
濤怒浪橫彷彿  
叱咤之風

楊維禎曰范增年  
七十不識隆準公  
而其事懷悍猾賊  
者其識裁已不及  
良平然而說察立  
楚後則為天下兵  
謀之首又良平革  
不及也良非增議  
則橫陽君之為韓  
後亦不得盡宗國  
之誼矣又觀增相  
羽圖天下謀皆不  
及于初至下賊殺  
義帝使羽犯天下  
之首惡以招劉季  
之兵名增不曉羽  
何取豈前日之說  
梁者楚南公道聰  
之議歟不然何大  
義之開于前而哉  
于後也

劉辰翁曰一田榮  
不封遂生此故固  
知立功易為宰難  
也  
茅坤曰羽以私予  
奪三田而三田卒  
不相容因而內亂  
自相併而羽亦因  
不能定

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  
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  
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  
曰繞南皮三  
縣以封之  
番君將梅銷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

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

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王九郡都

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漢之元

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徐州縣

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索隱曰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

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

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項字以為為旌麾之下乎顏師古劉伯莊之說皆非

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

居上游文穎曰若水之上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

縣如淳曰郴音緜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

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廟

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

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

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

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

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

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

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

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正義曰三齊榮與彭

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

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

茅坤曰以故吳令為韓王以距漢即封三秦距漢故智

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  
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  
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  
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  
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  
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又提以提前是時漢還定三秦  
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  
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  
越蘇林曰官號也或曰或口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  
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  
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

劉辰翁曰子房妙處在并及書以聞使羽留齊本此

茅坤曰覽羽之北定三田處如逐孤兔无用兵之略

楊慎曰劫字事實部字體面兩紀互見

光緒曰按漢王部五諸侯兵伐楚高帝紀部字作劫字師古註云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畧而行

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  
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  
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  
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  
城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  
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  
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  
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  
字○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駟素應劭曰雍翟塞  
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  
曰按徐廣韋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  
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胤意略同乃以陳餘  
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  
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

楊外卷亦以為  
劫字串實部字  
體面縉竊以為  
部切二字字形  
相近實部而誤  
作劫耳夫項籍  
弑義帝失天下  
心即天下無不  
願從高帝擊楚  
之弑義帝者矣  
論五諸侯也則  
五諸侯實樂從  
名為劫戰王奔  
州鏡歌曲曰聖  
人出秦昌期百  
六邁九五歸白  
帝死赤龍飛指  
函谷度殺城封  
府庫戢兵師戒  
父老傷瘡疾五  
諸侯從義旗獵  
天狼綱妖鳥裂  
茅祥葦鴻基垂  
百祀永無為從  
之一字實可與  
部字印証云

按漢王睢水之  
遁天實相之淮  
陰謂陛下殆天

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殷也。○正義曰師古云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略而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卬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

陽縣屬也。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

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

之國春秋時為宋附庸帝上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而東至彭城日中

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漢軍皆走相隨

入穀泗水。○贊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

南走山。○正義曰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徐廣

壁在彭城睢水於彭城入泗水。○索隱曰孟康云故小縣在彭城南。○正義曰睢音雖括地志云靈

壁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首受浚儀縣葭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西行千二百六

十里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多殺漢卒

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正義曰為圍

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

授信哉而羽自謂天下我亦不可盡非之也

唐順之曰叙漢王一家流離之狀如目見之

王楙曰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為羽大敗勢甚急迫魯元公主惠帝奔之憂侯嬰為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為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坐上赫然可畏無地指身而分義之言優游暇

知何幸而項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為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石窈冥晝晦徐廣曰窈亦作音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

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

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

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乃

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

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

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

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音異按酈審趙三人同名

其名音合故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反遇

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

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正義曰蘇林云以姓

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

十里按今下邑在宋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

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

悉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

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註民年

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

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

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

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日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

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又顏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也斯說得之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



按是時陳餘覺張耳不死即肯漢塞王欣程王翳亦反漢與楚趙亦反漢與楚和見張耳韓信傳

洪邁曰增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也已而殺之

增不能引君臣人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羽之救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抗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為之末嘗開一言也至於榮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增蓋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

楊維禎曰齊丑父

漢戰榮陽南京索間漢敗楚

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

音棚正義曰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榮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太叔

段所居邑榮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臯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榮陽縣北四里京相土地

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按楚與漢戰榮陽南京索間即此三

城楚以故不能過榮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

王至榮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

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榮陽築

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榮陽西

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榮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

名敖倉云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

請和割榮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

曰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

為湖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

增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

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

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

項王使者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

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

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此項氏成敗大關節項王許之行

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

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

曰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觸臙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陽後

與君易位而頃公免難此則可以君命迫而得也漢王在滎陽紀信請乘王車誑楚而王得脫信哉漢之丑父歟丑父遇卻子旌其節而免或信于羽不絕焚身之戮或不信也豈計哉信知有君不知有身矣而丑父之呼有倖生之心乃有愧于信者耶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唯書其事跡而人品可見者史記稱紀信為項羽所圍代君而出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義自彰所謂惟書其事跡者也楊慎曰世豈有乘黃屋左纛降者哉又况受降如受敵楚何以使漢王得

王世貞曰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而帝卒不錄何也即無後侯之可也即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臯之降也非史幾乎泯矣

張之象曰曰燒楚積聚曰絕楚糧食高紀稱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者此之謂也篇中眼目不可不玩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正義曰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黃繒為蓋裏傅左纛與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犂牛尾為之如耳也日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正義曰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樅音七從反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上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

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出音徒凋反漢書作跳字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曰積音積賜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

歸有光曰按漢高紀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皐而引兵定梁地漢破咎兵汜水上復取成皐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段若漢先取成皐楚無緣得令咎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王維楨曰始項伯全沛公於鴻門則以與張良善故乃今復活太公則以沛公約為婚姻故

羅大經曰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問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明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于有以發之耳

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滎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一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澗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澗遂號東西廣武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忠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而人謂之俎也○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猶俎也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肉不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椀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決雌反瓚曰挑戰摘燒敵求戰古謂之致師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縣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

按連用三不敢字，模寫羽威猛如畫。按師古云：間微問之也。

陸瑞家曰：項王此計雖當，至於所外黃之言，則誤矣。

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音昭曰：且，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

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

留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

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贊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正義曰：彊，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

按舍人兒年十三，尚能說羽，赦外黃當阮者，亞夫七十而顧不能諫，羽以致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眾，智愚之相去，何遠哉！諉羽以其任增者，而任舍人兒楚之為禁，未可知也。

至睢陽聞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

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

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都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臯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索隱曰按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瓚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云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玄曰劉音經鼎反以刀割頸為到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漢書音昧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咸食多

唐順之曰徒以舊恩任不必賢  
交約言曰篇中用當是時凡八處轉摺博換何等精神非此三字提醒不能發下文法最妙

按太史公叙漢曰取敖倉粟曰就敖倉食曰兵盛食多叙楚曰燒楚積聚曰絕楚糧食曰兵罷食絕曰兵少食盡皆紀中關鍵當玩

光緒曰項羽之待漢王猶夫差之待勾踐夫差之仇怨也怨勾踐之仇怨也怨項羽之負約也小漢王之負約也大  
按項王非特暴虐人心不歸亦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志迹其既滅咸陽而都彭

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正義曰應邵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鴻溝而東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郡國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

城既復彭城而  
割榮陽既割鴻  
溝而思東歸殊  
欲按甲休兵宛  
然圖伯籌畫耳  
豈知高祖規模  
宏遠天下不歸  
于一不止哉

茅坤曰按此一策  
遂定楚漢興亡之  
略

屠隆曰子房此  
語亦是禍此二人  
之基

夏寅曰高祖之量  
兼韓信彭越者八  
九故三分關中地  
與之而不疑當是  
時玩信等如股掌  
上一土丸耳

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少半而諸侯皆附之  
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  
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曰遺  
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  
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  
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  
按大康縣城夏后太康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  
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賈駟案晉  
日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  
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  
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  
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其

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正義曰傅

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著音附著也盡與韓信睢陽以

北至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濟州東阿

北至濟州穀城際黃自宋州以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

于偽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

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

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

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之○正義曰父音甫

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屠謂多至垓下徐廣曰

在沛之

王維楨曰叙垓下之戰如畫  
楊維禎曰孟子云為天下殿民者桀與紂也籍亦為漢殿者爾其能與漢爭天下哉迹其慄悍猶賊之性嗜殺如嗜食如起會稽即誘殺守者其後籍殺宋義屠咸陽

殘滅秦城殺秦降王子嬰斬韓生廣王陵毋其至于殺義帝此真天下之桀項也欲舉大事伯西楚其可得乎或曰籍雖好殺欲坑外黃而愧于舍人兒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于項伯之微諫使得一二賢佐籍亦可伯余則曰籍之勇匹夫之勇耳籍之仁婦人之仁耳縱輔以伊尹太公之佐其能率桀紂為湯武也哉  
唐順之曰叙事何等節奏

王世貞曰垓下歌正不必以虛字為嫌悲壯鳥咽與大風各自描畫帝王

方言只言言本

浚縣浚下交切駟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浚縣聚邑名也○索隱曰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相接浚音戶交反

如淳曰以舒之眾屠破六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區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郡壽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云郢至王負芻為秦將王翦蒙武所滅於此置九江郡應劭云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白廬江尋陽分為北江

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為歌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豈亦雞鳴時乎按顏說是也項王

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

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

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曰音騅顧野王云青白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也

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

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臥反楚漢春秋云歌氣盡賊妾

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曰數色庾何聊生

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

麾下壯士騎從者正義曰麾亦作戲同乎危反

八百餘人直

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

項羽本紀

輿表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

趙恒曰學萬人敵竟困於一田父

按曰八百曰百曰二十八曰四曰三曰二是羽騎之漸少正足上兵少句曰一將曰一都尉曰數百見羽所殺之猶多正足上天之亡我二句此是關鍵處按以下連用二十二騎字不甚覺重複

茅坤曰覽羽本末特一梟將

張之象曰此與前樓煩挑戰事相類增凌約言曰羽叱樓煩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羽叱楊善揚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羽之威猛可想像於千百世之下

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曰百餘

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

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

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

志云東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乃有二十

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

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

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王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

曰卒子律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

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

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

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遇

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全

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

兵追羽至此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正義曰漢軍

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正義曰漢軍

皆披靡正義曰披彼反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

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

俱驚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馬俱驚開與其騎會

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

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



田汝成曰始羽後山蓋世之氣以後日蓋至衰頹史家模寫逼真如畫千古英雄至此殊令人悽惻  
○劉子翬曰羽欲渡江亭長請羽急渡羽不渡乃戰死蓋羽所以去城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給陷於大澤亭長之言甚其安知不出田父之計耶羽意謂夫途窮寧戰死不為亭長所執故托以江東父老所託為解爾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  
按項羽不聽亭長言所謂小不忍者後人有詩云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

未可知可概見矣  
凌約言曰羽敗矣詎諸將而決戰德馬童而授首終不脫叱咤歐歐氣習所謂匹夫之勇婦夫之仁豈其性之哉  
田汝成曰觀其所以謂呂馬童者至是亦可悲矣敘事得入情且動人  
按鄧展云吾為汝德令公德我以為功也  
按最凡也總言其數又功為最也見周勃傳註

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贊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檣船以待項羽即此也烏江亭長檣船待儀音俄駟索應劭曰檣正也孟康曰檣音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索隱曰檣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以向反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正義曰所當無敵嘗一日行

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示王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日漢以一斤金為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先正義曰為于偽反言呂馬童與項羽是故人也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中水縣屬河間○正義曰

曾丁巳巳平水  
卷之...  
項羽本紀  
三三...

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封王翳為杜衍侯、

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索隱曰、按表作王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

里、封楊喜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

憲音火、封楊武為吳防侯、汝南故房子國、正義

志反、曰、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康

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為唐谿氏、本

房子國、以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

吳故曰吳房、封呂勝為涅陽侯、皆諡壯侯、索隱

曰、地理志、南陽縣名、正義曰、涅陽、年結反、括地志

云、涅陽故地、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本漢舊

縣也、應劭云、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

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已

已歲生、死時、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

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

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

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

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

墓在濟州東阿東縣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

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

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

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

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

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正義曰、括地志云、

按太史公字法  
變換不一、若此  
紀則專用已字  
乃字亦字則字

鐵福曰、以禮葬羽  
侯其枝屬較之殺  
秦降王子嬰者迥  
別矣、帝王氣象繁  
見于此

劉知幾曰、太史公  
贊項羽、重瞳豈舜  
苗裔、此則別加他  
語、以補書中所闕  
所謂事無重出者  
止此類也

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

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孔文祥云、周生、漢

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舜目蓋重

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目蓋重

劉辰翁曰一傳伯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發自佚宕何孟春曰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踐長鬚鳥喙而長亦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不必皆不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按與亡二字相應三年五年正見其易俱關鍵劉辰翁曰過矣謬哉文相喚應漢書收過失陋矣

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

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

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

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

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

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

懷楚。正義曰。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

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

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

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亡秦鹿走。偽楚狐鳴。雲鬱沛父。劍挺吳城。動開魯甸。勢合碭兵。卿子無罪。亞父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漢。背關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臯久拒。戰非無功。天實不與。嗟彼蓋代。卒為凶豎。

增王世貞贊曰。力拔山氣蓋世。暗烏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僂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未足酌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溼。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噫。噫。

史記評林卷之七終

曾丁巳巳平木

卷七

項羽本紀

田中篤實 同校

本多政辰 同校



